

重点建设计划的变革性影响

贾米尔·萨尔米

贾米尔·萨尔米 (Jamil Salmi)：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 (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 名誉教授、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特聘研究员

电子邮件: 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全球大学排名的出现促使许多大学领导者加入全球声望竞赛，并迫使各国政府推出各类国家层面的学术卓越重点建设计划 (academic excellence initiatives, 以下简称为重点建设计划)。这些计划有别于旨在提高研究能力的常规投入计划。首先，它们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除了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走上这条道路外，其他所有重点建设计划都是在过去 15 年间推出的。其次，重点建设计划的资助对象是大学而不是研究机构。第三，重点建设计划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竞争性，从而在获得额外资金方面就会有输赢结果。

启动重点建设计划的缘由

一些在全球大学排行榜出现之前 (即中国于 1995 年，韩国于 1999 年) 就开始实施的重点建设计划，更具内生性特点，反映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关注。相比之下，第二轮重点建设计划的发展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这些国家认识到自身与英美顶尖大学之间所存在的劣势。

第二轮浪潮发生时，“世界一流大学”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的概念开始受到重视，成为一种通过创造先进科学知识来发展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竞争能力的战略。全球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地的院校和政策制定者日

益关注的问题。

从地理分布上看，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都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因为世界一流大学现象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很小。

资金分配模式的转变

重点建设计划代表着一个重大变化，即整个大学都被邀请在竞争的基础上申请额外的资金，而没有成功的保证。遴选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相关特点是将决策权下放给独立专家小组，在除中国以外的许多情况下，这些专家组包括外国同行专家。最常见的方法是采用全面的同行评审程序来遴选最佳提案。

大多数启动重点建设计划的政府逐渐认识到，研究型大学的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止一轮的专项资金。中国在重点建设计划方面的投入时间最长，跨越了过去近 30 年，而韩国则超过了 20 年。

资源调动

用来资助重点建设计划的资金完全来自公共财政，但也有少数国家采取了创新的做法。德国的“卓越计划”涉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最新颖的模式可能是法国的重点建设计划，其资金通过一个大型捐赠基金 (约 95 亿美元) 提供，该基金每年

的收益用来资助入选大学。这种方法提供了其他重点建设计划所不具备的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在投入资金的规模方面，各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突出，在持续几个重点建设计划的支持下，中国顶尖大学获得了很大比例的额外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私立大学是否有资格获得重点建设计划资助时，欧洲和亚洲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有资格参与竞争，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获得了资助，以发展其研究能力。

推动国际化

所有重点建设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支持加速国际化，通过向外国研究人员提供优厚的薪酬待遇和先进的科研设施，以及向国际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吸引顶尖人才，减少学术近亲繁殖。受资助的大学从海外引进了杰出的学者，特别是在中国、法国、德国和韩国。

重点建设计划的成果和影响

衡量重点建设计划的影响并非易事。首先，提升一所大学需要很多年，至少需要八到十年。由于许多重点建设计划都是最近才开始实施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衡量成功与否的尝试还为时过早。第二个挑战与归因有关。要确定重点建设计划是否以及如何带来了可以观察到的积极变化，需要进行深入评估。

入选大学的进步

我们可以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结果来衡量过去 20 年研究密集型大学的表现。

中国的排名上升最为显著，从 2004 年没有一所中国大学进入世界前 200 名，发展到 2022 年有 7 所大学进入全球前 100 名。丹麦现在有两所大学进入前 100 名（2004 年只有一所）。法国在世界前 100 名的大学数量保持不变，而德国和日本则分别减少了 3 所和 2 所。

重点建设计划的首要影响可能是它们培养了大量优秀教师和尖子生。受资助的大学为吸引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做出了巨大努力。它们招收硕士和博士生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

在额外资助方面，中国独树一帜，因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规模是巨大的。中国已成为科研论文的最大生产国，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在其他国家，重点建设计划的主要收益可能不是获得了额外的资源。相反，受资助的大学在国内获得了更多的公众认可，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治理改革是重点建设计划所缺失的要素之一，治理改革本可以与发展卓越研究的努力相辅相成并为其提供便利。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做到了。在德国，有关结构性智力障碍的讨论促成了几个州进行了有效治理改革。在德国，一场关于结构性治理障碍的健康辩论促使几个州进行了治理改革。丹麦在 2000 年代初进行了彻底的治理改革，赋予大学更多的机构自主权。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也进行了治理改革，以增加管理的灵活性。

重点建设计划尚未触及的一个治理方面是大学领导人的遴选模式。在大学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这个禁忌问题还没有被正式提出来，尽管它可能会限制有远见、有魄力的领导者实施长期的改革战略。在大学领导由政府直接任命的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或俄罗斯，任命决定

有可能是基于政治考虑而非专业资格。学术自由也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治理层面。

总的来说，重点建设计划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体现在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比例的提高、用英语教授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外国学者和侨民研究人员的招聘以及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合作研究项目等方面。许多受资助大学的另一个积极成果是学术近亲繁殖现象明显减少。

结语

对重点建设计划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都有一种“没有回头路”的感觉。在政府加强对大学绩效审查的背景下，大学领导者们想方设法使自己的院校在研究课题、教学水平和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具特色，以增强竞争优势。

在认识到全球排名和重点建设计划促使大学之间竞争加剧的同时，大学领导者也不

应忽视合作的好处。加强各大学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研究。在解决地区性或全球性的科学问题时，如与气候有关的现象和传染性疾病，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

对卓越学术进行更广泛的定义十分必要，而不是单纯按照重点建设计划所倡导的定义。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不应狭隘地关注在精英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而应坚持将社会包容、科学真理、伦理价值、负责任的研究和全球团结等原则作为社会承诺的道德支柱。这些方面可能难以通过排名来衡量，但却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使命。最后，在加强高等教育体系方面，重点建设计划不能替代改革。重点建设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研究密集型大学。作为补充，还可以进行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以提高公平性和包容性，促进创新教育模式，确保可持续的融资，并实现治理现代化。